現代江湖實錄之五　鬥法！由長歌

二七七：不肯就範

阿占當初不應該點汪國昌氣脉，擒到半天吊，進退兩難，於是問師父有已好計。

阿七曰：「唯一辦法係同佢醫好廢脉，希望憑此可以取得佢信心，套出一句實話，咁至可以決定如何埋手。」

阿占曰：「咁我是否一步。」

阿占曰：「不如去找佢師父滄墜子，可能會有辦法。」

阿七曰：「有用，汪國昌都未舞得掂，又點去舞佢師父。」

阿占曰：「萬一有法子，是否再由容姐出馬？」

阿七曰：「當然了，除非仁義堂不打算搵六百萬，阿占，我會扮成一個世外高人，同汪國昌醫好氣脉，這件事你要保守秘密。」

阿占甚感慚愧，曰：「我知，師父，我都係太過魯莽。」

阿七曰：「咁喇，你暫時不必去找汪國昌，等我人手先，睇準環境再算。」

阿占依照吩咐，不找汪國昌。汪國昌亦有放過師姐容，每日打電話到旅行社，求師姐容同佢過法，師姐容一味要。

阿七六：「咁喇，你亦無謂一下子擺甩佢，教佢住先，等我諗辦法，見一步行一步。」

阿占當初不應該點汪國昌氣脉，擒到半天吊，進退兩難，於是問師父有已好計。

阿七曰：「唯一辦法係同佢醫好廢脉，希望憑此可以取得佢信心，套出一句實話，咁至可以決定如何埋手。」

阿占曰：「咁我是否一步。」

阿七曰：「你已經行錯一步，不可再錯。阿占，隙我睇汪國昌功力的確已經消失成半，佢當時不肯就範，照計不外乎兩個原因，一係不信你識點脉，不惜身試，二係諗住玉石俱焚，至到佢傾了嘢，知道你點脉威力，已經悔之晚矣。雖然，利用方法係一個辦法，但有法子過到法，又係事實，我睇再拖落去，亦係得個吉。」

阿占曰：「師父，咁點辦好？」

阿七六吟有頃，曰：「咁喇，你亦無謂一下子擺甩佢，教佢住先，等我諗辦法，見一步行一步。」

阿占曰：「不如去找佢師父滄墜子，可能會有辦法。」

阿七曰：「有用，汪國昌都未舞得掂，又點去舞佢師父。」

阿占曰：「萬一有法子，是否再由容姐出馬？」

阿七曰：「當然了，除非仁義堂不打算搵六百萬，阿占，我會扮成一個世外高人，同汪國昌醫好氣脉，這件事你要保守秘密。」

阿占甚感慚愧，曰：「我知，師父，我都係太過魯莽。」

阿七曰：「咁喇，你暫時不必去找汪國昌，等我人手先，睇準環境再算。」

阿占依照吩咐，不找汪國昌。汪國昌亦有放過師姐容，每日打電話到旅行社，求師姐容同佢過法，師姐容一味要。

阿七六：「咁喇，你亦無謂一下子擺甩佢，教佢住先，等我諗辦法，見一步行一步。」

阿占當初不應該點汪國昌氣脉，擒到半天吊，進退兩難，於是問師父有已好計。

阿七曰：「唯一辦法係同佢醫好廢脉，希望憑此可以取得佢信心，套出一句實話，咁至可以決定如何埋手。」

阿占曰：「咁我是否一步。」

阿七曰：「你已經行錯一步，不可再錯。阿占，隙我睇汪國昌功力的確已經消失成半，佢當時不肯就範，照計不外乎兩個原因，一係不信你識點脉，不惜身試，二係諗住玉石俱焚，至到佢傾了嘢，知道你點脉威力，已經悔之晚矣。雖然，利用方法係一個辦法，但有法子過到法，又係事實，我睇再拖落去，亦係得個吉。」

阿占曰：「師父，咁點辦好？」

阿七六吟有頃，曰：「咁喇，你亦無謂一下子擺甩佢，教佢住先，等我諗辦法，見一步行一步。」

風言蜂語

如何選擇

據說中巴大部分屬於是巴士公司。

想坐新車只好加價了。

意料之中

交諮會原則上同意九巴加價。

反對才是意外。

不能再增

市局檢討權力問題。

小販聽見怕怕。

心開

獵戶座電人

蝎子號——事故船空搜·文　沙駱·畫　裕豪·譯

（九四）長髮女王對碧夫道：「你們要殺害我們了，快逃走！」碧夫道：「也許是俘擄你呢！只是這地方只有這裡的岩石可作掩護，一離開岩石我們便暴露在他們射程之內！」碧夫隊長開槍向這六名從什麼星球人上空射擊，一邊道：「你們星球人上空射擊，說明來意吧！」

（九五）六名三眼怪人停下步來，一個說道：「我們要請女王到我們星球一行，我們不會傷害她的。」女王道：「我未清楚你們的真正原因前不會考慮前往。」星球人說道：「女王到了我們星球自然知道。」碧夫道：「你們太沒禮貌原因！」這時十四名探險隊員已到達。

（九六）探險隊員分乘兩車，他們紛紛下車，散開執着激光武器戒備。這六名星球人見來了援兵，不再說話，匆匆的退回飛碟去，飛碟跟着昇空走了。女王詫異萬分，說道：「這些三眼人，從什麼地方來？為什麼要我到她們星球呢？」碧夫隊長道：「看來是不懷好意！」

世界荒誕

二四六：找上司

惠玲站在房門口，她多半聽見女兒和我的談話。片刻，她走到床邊擁着女兒：「芬芬，我可憐的孩子！」

也就是剛才芬芬幾句童真談話，和現目這情形，使我體會到——即使我對小姑娘如何無法代替一種微妙的骨肉親情。即使芬芬對我如何的好，以致推心置腹，但在某種情況下，我無論如何不能代入。事實，「代入」已不是「原本」了！

我問惠玲：「女跌打醫師怎麼說？」

惠玲神色淡淡說：「出診去了！晚上我再打電話給她。」

「我們的談話你都聽見啦？」

「都聽見。」她點點頭。

「我會設法通知上司，讓他來看看芬芬。」我睨望芬芬。

「不必啦！」芬芬憤惱。從她的憤惱神態裡我發現疾妬，疾妬的背面就是愛呀！

「他最近忙於籌備定婚，春節便結婚赴外國度假啦！」惠玲把不悅之情隱藏起來說：「你不用通知。」

我伸手搭在她的手臂上，說：「這事情交我處理吧！如果你們都當我知心好友！」

母女倆都不說什麼。我在伍家吃過晚飯，才告辭回家。

籠裏外

六五：迪安發現了

「今天沒下雨，你也沒變成落湯鷄！」眉兒說。

「哦——」阿格臉上出現失望的神情。「我希望現在突然下雨！」

「算了。」眉兒笑笑。「晚了，你也該回去啦！」

「好吧，咱們改天再見！」阿格無可奈何地笑笑。

「謝謝你的晚飯！」眉兒開了車門。

「別客氣！」阿格說，「往，而且，他們約會的時候並不是每次都有李文英在一起了。

不過，他們仍然稱不上是情侶，只算是比較接近的異性朋友。

葉眉兒知道自己是「公衆人物」，除非是眞正的親密男朋友，否則，她不會和對方太過親近，以免在外間引起不利於自己的傳聞。

但是，阿格和眉兒的來往還是讓迪安發覺了，而且，他對此甚爲不滿。

阿格和眉兒在這以後陸陸續續地有了來往。

世外桃源

女票友·文　鳳凰·圖

二七七：旅遊影電遠東最宜

飯後兩人來到赤坂的「米卡多」夜總會看歌舞表演，多年來凡在台上的舞星，即算是和服，都是赤裸前胸的，觀衆從不以爲奇事。有時可以看出十對八對的酥胸乳房，有的如雪白的蜜瓜，有的如南山之大蕣桃，比巴黎幾家專看裸舞的金馬車、白馬車，僅地點裝修燈光、座位之舒適，法國便落後了不只三十年。

「回去吧？」她先要求，返到大谷酒店後，他開了成人歐洲錄影電視，雙雙欣賞。將室內溫度調節改到二十二度，這樣便成爲室內天體運動。他問她：「你做了手術呢？還是服用了丸藥？」她笑着說：「兩樣都不是，我能控制一切。」但始終不肯明言。

次日睡到午間，退了房間，兩人只有兩隻小衣箱，從東京總站登上了西行的子彈車，只十五分鐘已到達第一站熱海這個國際遊客的溫泉海濱勝地，住入長松酒店面海有騎樓的蜜月房，這裡比東京更暖，是一年當中，只有二十天的櫻花季節。

首先壽田通電話至法國，打給芝子問她母子，再打給南海岸康城別墅給愛菲爾，她告知他：「這裡溫暖，我希望住下去，天天浸海浴，已買了大肚長衫許多件了。」壽田歡喜，叫她不必回巴黎：「那你可以利用這時間，創作你自己設想的小說，每天早晨一小時，午後一小時，可能會成功的。」最後一個電話給歐亞電影總公司，說明女主角暫定陳麗妮。並告知：「日內可以辦好東京分公司寫字樓和法律登記手續。」

然後他將電話的內容全告訴了麗妮：「在這裡住一夜，明早返東京，同去租定歐亞分公司寫字樓，聘你作東京主任，僱用兩個日本女秘書，你明天寄出辭職書。」她眞不相信他主意來得這麼快：「拍電影呢？再飛去巴黎麼？」

呂壽田緊摟了她道：「第二部片日本原來的董事主張在東京租用大映舊片廠三個月拍製，外景遠東有三個地方：香港、北京、成都。還有可能利用台灣南部。所以外景在西歐，只巴黎郊區，將凡爾賽和芳亭拍攝攝入。」

「這等於旅遊戀愛片呀？」她輕輕地咬他：「你是個天才，而且管理之才集在一個人身上。」他們不喜用浴間引入溫湯，一同出外到溫湯游泳大俱樂部，在這裡保存有極自由的同浴，女客人有自由着薄紗三點泳衣，男客人只用一隻薄兜泳褲，但如全裸照舊時的風俗，也有自由，但麗妮反對。

絲連　懷楚

四四七：一段秘密歷史

這個黃亨到底是誰？只有蘇絲才知道。

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這個人目前在美國。

從這封信的內容來看，他們之間肯定也有一段不平常的關係。

對於這個人，蘇絲一直沒有對李良透露過，正如李良沒有對她說出元配的事一樣，彼此間都保存這個秘密，也許，目前雙方還未到「交心」的地步，便都隱瞞着。

原來這個黃亨，的確在美國。

他本身是美國華僑，三代都在美國生活，開餐館，開洗衣店，是小富翁。

大概在十年前，年近四十的黃亨，因在美國一直找不到合心的女子成家立室，於是聽了朋友的勸告，到香港來找對象。

就這樣，認識了蘇絲，兩人很快就同居了，當時還是舞女的蘇絲，知道來者是美國的小富翁，雙方協議下，黃亨實行了現在的劈子給她住，條件就是爲他生一個兒子。

蕭·劍·紅·顏

石·鈍·文　原·秋·圖

十六：情是何物

光照斗哈哈笑道：「你肯爲一位對頭人痛改前非，這種話騙得了誰？」

貶千千好像受了侮辱似的喝道：「光照斗，你敢侮辱姑奶奶？」

光照斗有點奇怪，慢慢轉過身去，果見貶千千臉有怒色，但當她接觸到光照斗的目光，神態頓時一斂，委屈地道：「你以爲我貶千千是什麼人？多少個人想得到我，我都不屑一顧……我軟言求你，你以爲我在騙你？你以爲天下間只有你一個人是專一的？」

光照斗身子猛地一震，目光不敢與她接觸，半晌才說道：「對不起……不過感情是不能勉强的！你改邪歸正，不應該是爲了我，而是痛覺前非！」

貶千千哈哈地笑道：「感情是不能勉强的，說來容易！這句話誰不懂得說？你自己呢？你爲何對杞紫薇至今還不能忘情？」

光照斗腦海裡「嗡」地一聲响，鐵青着臉，半晌才喃喃地道：「這句話說來容易，但要做到可就……唉，海水尚有涯，相思渺無畔！」

貶千千酸溜溜地道：「其實杞紫薇有什麼好？雖然相貌過得去，但論武功機智和平常之至！武林之中比她强的姑娘，多如恒沙呢！」

光照斗怒道：「胡說，天下間再沒有一個女子能比她好！」

「情人眼中出西施！」貶千千冷冷地道：「她淘氣，淺薄，有眼無珠！」

「住口！她起碼比你可愛！」

貶千千也大聲道：「她有什麼可愛？最多不過是與你所謂同道中人罷了！父親屍骨未寒，便溜下山去找心上人，這也可愛麼？」

光照斗如遭巨木撞胸，極地倒退了兩步，胸膛不斷起伏，一時竟呆住了，似乎被貶千千擊中要害！

貶千千見光照斗呆如木鷄的樣子，心中反覺有點不忍，委屈地道：「你的事，我早已查清楚，那人半信半疑，但是又沒有別的法子，只好答應這麼辦。」

曹冲回到家裏，用小刀在自己的衣服上挖了幾個小洞，看上去跟老鼠咬的一樣。

到了那天中午，曹冲穿了這身衣服，裝作很憂愁的樣子，走到曹操跟前。曹操見他最心愛的兒子垂頭喪氣的，就問：「冲兒，你怎麼啦，幹嗎這樣不高興啊？」

曹冲指着衣服說：「爸爸，你看！衣服被老鼠咬破了。別人都說，老鼠咬破衣服，人要害大病的。」

曹操笑着說：「冲兒，那是騙人的，別信它，好好的玩耍去罷！」正說着，管倉庫的人進來了，向曹操報告馬鞍子給老鼠咬了，請曹操給他處分。

要是往常，曹操就要大發脾氣了，可是這一回，他不但沒生氣，反而哈哈大笑起來。笑完了，他說：「嘿，老鼠嘛，誰還會得住牠咬東西！你看我兒子的衣服，天天穿在身上，都給老鼠咬破了，更不用說關在倉庫裡的馬鞍子了。」

曹操果然沒有處分那個管倉庫的人。

曹冲每逢聽說有人要受刑，總要問個明白。要是犯罪的人，在我天明午，你去見我的爸爸，曹冲總要想辦法救他。平時很好，因爲不小心偶然犯了過錯，